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十三回 李藥師智降薛仁杲 邢國公愧接小秦王

詩： 節使橫矛西出師，鳴弓桴甲羽林兒。

台上霜威凌草木，軍中殺氣傍旌旗。

預知漢使宣威日，正是胡塵欲滅時。

為報使君多泛菊，更將弦管醉東籬。

還將衛使西征諷，引起秦王討薛詞！

話表唐秦王、李靖，領人馬下隴西，徵討薛仁杲。六軍似離山虎豹，萬馬如出水蛟龍。大軍正行，哨馬報：「隴西界口，地名高墟到了！」秦王傳令，就在高墟安營。

兵屯八面，旗列五方。弓弩上弦，防備敵兵劫寨；鋼刀出鞘，時巡寇盜偷營。千千隊長槍大斧，萬萬層利劍撓鉤。風吹鼙鼓山河動，電閃旌旗日月高。

屯下人馬不題。且說西秦探馬飛報薛仁杲：「今有唐朝秦王，統兵十餘萬，在高墟屯營！」薛仁杲連忙升殿，聚下文武，宣宗羅■為正先鋒，韓簡為副先鋒，梁師成、鄭慶為合後，許貴為左監軍，許華為右監軍。薛仁杲自為主帥，率精兵五萬，擁出隴西城邊，離唐營五里之地，分三寨屯下。唐營哨馬報知秦王，秦王問李靖：「今日著誰迎敵？」李靖說：「打發殷開山領兵！」秦王吩咐殷開山：「用心出戰！」開山得令，辭了秦王，全裝披掛，果是威風！

盔甲牢拴膽氣雄，蘸金斧舉跨青驄。

今朝奮勇興王日，異日官封鄭國公。

領一支人馬，相近秦營，布成陣勢，鳴鑼播鼓，應聲搦戰。仁杲在營，正與眾將商議軍情，哨馬來報：「有唐將罵陣！」仁杲問：「誰領兵？」閃過宗羅■、韓簡、梁師成、鄭慶、許貴、許華六將，說：「某等今日領兵出陣，試看唐兵虛實！」仁杲吩咐：「各宜仔細！」眾將怎生打扮？

隴右羅■邁等倫，全憑英勇定西秦。

盔磨四縫明如雪，甲砌魚鱗亮似銀。

鞘內劍，玉壺冰，袋懸弓箭緊隨身。

槊刀跨馬翻江獸，好似喪門降世塵！

豪氣凌霄萬丈高，刀搏彪虎熟兵韜。

英雄韓簡真無敵，慣使蛇頭丈八矛。

凜凜彪軀氣概雄，師成威武有誰同。

長槍宛似穿山蟒，烈馬渾如出海龍。

青衫絳襖束金縑，畫戟垂纓似火飄。

插箭彎弓騎烈馬，西秦許貴是英豪。

馬欺奔嶺虎，鞭賽戰潮鯨。

鄭慶多英勇，將軍第一流。

力舉千鈞鼎，能掄三股叉。壯志扶秦國，威名羨許華。

六員猛將，領了人馬，暫離轅門，排開軍隊。宗羅■領一支人馬，掄著三尖兩刃刀，擁奔陣前。唐陣上殷開山舉著蘸金斧，大喝一聲：「通名來！」「吾乃西秦駕下，正先鋒宗羅■就是！你通名來！」「吾乃〔唐〕秦王麾下，前部殷開山！」二將蹬開戰馬施三略，鬥逞高低按六韜。二將戰有三十餘合，宗羅■力怯，把刀架隔，遮攔不住。有韓簡、梁師成、鄭慶、許貴、許華，各挺兵刃，喊震一聲，縱馬一齊擁奔陣前助戰。好殷開山，全無懼色，抖擻神威，獨戰六將！

六軍鼓勇，七將爭雄。一似鷹鷂雕鴉逐雲鵬，卻如虎豹彪狼衝獬豸。干戈亂舞，漫空驟雨打梨花；兵刃相持，滿地狂風飄柳絮。蛇蟠槍舉，如橫丈八春冰；月樣叉輪，似落三潭秋月。密密匝匝人怒吼撼天關，霧慘煙愁；亂紛紛戰馬群嘶搖地軸，神號鬼嘯。剎剎聲迎槍著劍，叮噹響亮斧迎刀。煙塵蕩蕩籠微甲，汗雨津津濕戰袍！

眾將大戰，從巳殺至申時，不分勝敗，兩下裡鳴金收軍。且說殷開山收軍回營，旗牌官報進中軍，參見秦王。秦王問：「勝敗若何？」殷開山說：「托主洪福！臣與秦邦六將交戰，從巳至申，不分勝敗，兩下裡收兵回營，來日定奪！」秦王大喜，說：「將軍辛苦了！且請安歇！」再說宗羅■等六將回營，見了薛仁杲。仁杲問：「出軍如何？」宗羅■說：「仗大王之威，臣等與唐將大戰一日，兩不相下，來日共決雌雄！」仁杲賞勞眾將，各散寢帳不題。

碧落銀河皓月明，案間燈燄篆煙清。

金鳳玉露更闌後，又聽邊城畫角鳴。

次日早晨，秦王升中軍帳，眾將參見已畢。秦王問李靖：「吾兵到此日久，糧草不多，難以久住。如今用何計策，可破秦兵？」李靖說：「今日不可發兵，待臣定下了計，埋伏人馬，這回交戰，要取勝回朝！」即傳將令，著劉弘基領一支兵，埋伏在周山下圩西北。殷開山領一支人馬，暗藏火炮、火銃、神槍，從山僻小路，抄過秦兵寨後埋伏。「明日只聽我山頂上放起號炮，就發兵分頭掩殺，一面放火燒其營壘！」令段志玄、長孫順德領一支人馬，伏於大周山谷口，以截秦之救兵。調遣已畢，眾將受了計策，各人全裝披掛，點齊軍馬。到四更時分，埋鍋造飯，領兵出了營門，分頭埋伏去了。李靖又調馬三保、長孫無忌、高士廉、唐儉、武士護眾將，領二萬人馬，保主公親自出戰。其餘總管，帶領軍士鎮守轅營。李靖向秦王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，秦王說：「我知道了！」李靖自帶一支兵，上大周山頂去。看秦王怎生打扮？

三山帽嵌幾行金線，淡紅袍織雲漢飛龍。玉帶束牢拴金鎖甲，鳳尖靴斜踏紫花驄。手執定唐刀，腰懸昆吾劍。袋彎寶雕弓，壺插金鏢箭。軍前現出君王像，馬上威嚴帝主容。五色祥雲和瑞霧，謹隨五爪紫金龍。

秦王帶領眾總管出管，鳴鑼播鼓，把人馬排成陣勢。有秦邦哨馬飛報薛仁杲：「今有唐太子領兵，親自挑戰！」仁杲吩咐：「備馬來！我親與秦王比試，較一勝負，定奪江山！」令宗羅■、韓簡、梁師成保駕，令鄭慶、許貴為策應，許華為游擊。分撥已定，眾將全裝披掛，結束威風。看仁杲怎生打扮？

明耀耀紫金盔，亮煌煌金星甲。火燄燄絨袍，光燦燦寶妝帶。黑沉沉烏犀靴，雪皎皎青萍劍。曲彎彎絲弦弓，直挺挺雕翎箭。手持丈二蘸金槍，身騎千里追風馬！仁杲帶領英雄猛將，出逼唐營，扎住人馬，排開軍陣。畫鼓三通響，門旗兩陣開。唐秦王催馬擎刀，擁出陣門，大喝一聲：「天兵壓境，何不下馬早降！」仁杲大惱：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焉敢妄出大言？贏得我受降，贏不得休走！」掄動蘸金槍，望秦王單心刺來。秦王舉定唐刀，劈頂就砍！虎嘯深山萬里風，龍吟大海浪千重。

欲知兩國興亡事，盡在今朝一戰中。

仁杲掄槍來得緊，秦王驟馬把刀迎。

槍掄北海蛇龍尾，刀砍瑤空閃電紋。

好似雙龍騰渤海，渾如二虎斗山林。

刀掄槍架生寒燄，槍刺刀迎長火雲。
混世魔逢撥亂主，毒龍早撞玉麒麟。
交鋒戰卻無多會，詐敗金枝玉葉人。

戰有十餘合，秦王心生巧計，詐敗佯輸，撥轉馬，落荒而走。薛仁杲不知是計，催促軍士，縱馬隨後追趕。秦王且戰且走，把仁杲誘入周山汗泥澗。李靖在山頂見秦兵追入澗來，連放三聲號炮，唐朝伏兵齊起。秦王眾將復身回來，三面山崩浪滾，殺得秦兵大敗虧輸。但見：秦兵失勢威風散，唐將添雄殺氣高。

急轉彪軀忙舉斧，輕舒猿臂緊掄刀。
馬來馬去狻猊走，人撞人衝虎豹跑。
額角著鞭連眼喪，頰尖遇簡齒牙凋。
刀鈔額頂人頭落，槍刺心窩血水滔。
利劍砍開金鎖甲，鉤鏢扯住五花袍！
岡前流血盈溪間，馬死人亡臥滿郊！

大戰一場。殷開山斧劈了梁師成，眾將心忙。宗羅■奮勇殺條去路，指望要跳過澗去，不意連人帶馬，陷落汗泥澗內，被唐兵把撓鉤搭上岸來，索綁纏拴。韓簡身被數十槍，拼命迎敵，救護仁杲，殺透重圍，徑來隴西城逃竄去了。有鄭慶、許貴、許華急領人馬接應，又被長孫順德、段志玄伏兵擋住。秦王帶領著馬三保、高士廉、唐儉、長孫無忌，人馬過來衝殺。兩軍相撞，各逞英雄。混戰草頭君，怎比真天子？戰不十合，長孫無忌一刀砍死鄭慶，段志玄箭射許貴，高士廉刀砍許華。砍倒帥旗，把秦兵殺得罄盡。又劉文會、白顯道，放火燒了秦營，合兵一處。秦王傳令：「眾將不要卸甲！破竹之勢，不可錯過！」催促人馬前去，圍了隴西城。眾總管大勢人馬，保駕直至城下，合兵遣將。人如翻鐵鷁，馬似混江龍。重重疊疊，圍困城池。秦王同李靖、長孫無忌、高士廉另紮營寨，安頓人馬。李靖令軍士裝起雲梯炮石，晝夜攻打。

秦邦守城軍，見唐朝大勢人馬圍城，盡皆失色，三三兩兩聚說：「唐兵甚是驍勇，我等難與爭鋒。朝中文武平昔少恩，不和睦，又非唐將對手。倘若城陷，你我死無葬身之地，不如投順秦王，免受刀割之苦！」眾軍計較已定，到了夜靜之時，守城軍士紛紛拋戈棄甲，墜城而降。有巡城頭目急忙擂鼓，報入朝中。薛仁杲見報，嚇得魂飛雲漢，魄散九霄。思想一會，長歎數聲：「將士離心，大事去矣，吾何獨免！」到了次日早晨，仁杲聚下將佐，開了隴西城，輿轎面縛，詣唐營納降。秦王入城安撫軍民，農不輟耕，市不易肆，留白士讓鎮守城池，將薛仁杲解赴長安，請旨發落。

秦王傳令：「眾將士！如今已有糧草接應，乘著得勝之兵，以近就近，下河西征伐梁王李軌。攻其無備，決勝必矣！」下令已畢，把軍馬趨離隴西城。有日兵至河西，旗開取勝，將到成功。旬日之間，發兵五陣，擒殺梁將楚英、王偉、魯雄。梁王李軌，親自出軍，被唐將安貴興斬之，河南皆平。秦王入城，安撫地方，秋毫無犯，民皆悅服。毀了宮殿旗幟，令劉正會鎮守河西，傳令起軍回朝。

鞭敲金鐙，人唱凱歌。徵人面上長歡紋，戰士腮邊添喜色。銅鑼款擊，似丹山彩鳳鳴；畫鼓輕敲，如江海靈虬吼。列千重雜彩旌旗，擺萬隊凝霜劍戟。功成將士，行行郊野射鷹鷂；戰勝徵人，隊隊山林搏麋鹿。笑折路傍花，戲扳堤畔柳。昂昂虎豹關中將，起起麒麟閣上臣！秦王兵至潼關，有守將盛彥古出關迎接。秦王進了關，帥府坐下。盛彥古朝拜訖，秦王吩咐：「盛彥古！多餘糧草，不必帶回長安，暫且屯放關內。我見過父王，進上功勞簿，略停數日，還要起兵下河南，征剿王世充去！」盛彥古一面齊備筵宴，管待秦王。酒間問道：「主公班師回朝，曾聞得朝中一樁事麼？」秦王說：「什麼事？」盛彥古說：「就是金墉李密的事。」秦王說：「不要提起！有日拿住這賊，碎屍萬段，決不姑容！」盛彥古說：「如今報不得仇了！李密因伐王世充失利，四十萬人馬，敗於翠屏川。將士盡皆散去，城池宮殿，又被單雄信與河南通謀，焚燒劫毀，寸草不留。無處存身，與將王伯當、賈閏甫、柳周臣，四馬投降聖上。」秦王問：「我父王留他麼？」盛彥古說：「聖上納降了，把他官封邢國公，賜七間寶殿居住，月請俸糧百石，撥半千虎賁軍跟隨。又將獨孤公主娘娘，配與成親。皇姑分上也難報仇了！」秦王說：「我父王好沒主張！當日把我監禁在金墉城一百日，倒不記仇，反著他受如此富貴！畢竟養虎自患！」

秦王問李靖：「我到父王駕前，如見李密這賊，不由人不惱！又恐有失朝儀，如何是好？」李靖說：「臣有一計！如今主公先差一員總管，歸朝見聖上去，奏主公徵討隴西薛仁杲，又討河南梁王李軌，全師得勝回朝。於路風霜辛苦，鞍馬勞困，除了四位皇叔，並東、齊二府殿下，在朝公卿極品的，要一員出城遠接殿下。如差李密來迎接，把他責悔一番。外面見過了，省得御前失禮，如此也夠了。」秦王准奏，喚過唐儉，一一吩咐明白：「快歸朝啟奏父王去！」唐儉領了令旨，出得帥府，一騎馬離了潼關，進了長安城，徑到朝前下馬。

高祖正坐朝，門上官奏：「有二殿下差唐儉候旨！」叫：「宣來！」宣至金鑾殿，朝拜高祖已畢，唐儉奏說：「臣隨二殿下征伐西秦，又領勝兵收了河西，奏凱回朝，今過潼關屯軍。因於路風霜，鞍馬勞困，身體欠安，先差臣來啟奏萬歲，除皇叔四位，東、齊二府外，公卿內選一員極品之官，出城迎接二殿下。」高祖說：「不要皇叔、東齊二府，再有誰人？」言未絕，班部中閃出台官袁天罡、李淳風啟奏：「思二殿下知道李密來投順我主，如今到御前相見，心中宿怨，何由得解？以此要李密迎接。在外面見過了，省得朝中失禮！」唐儉見說，心中道：「好陰陽！內外符合，善測人意！」高祖傳旨：「著近侍宣李密來！」